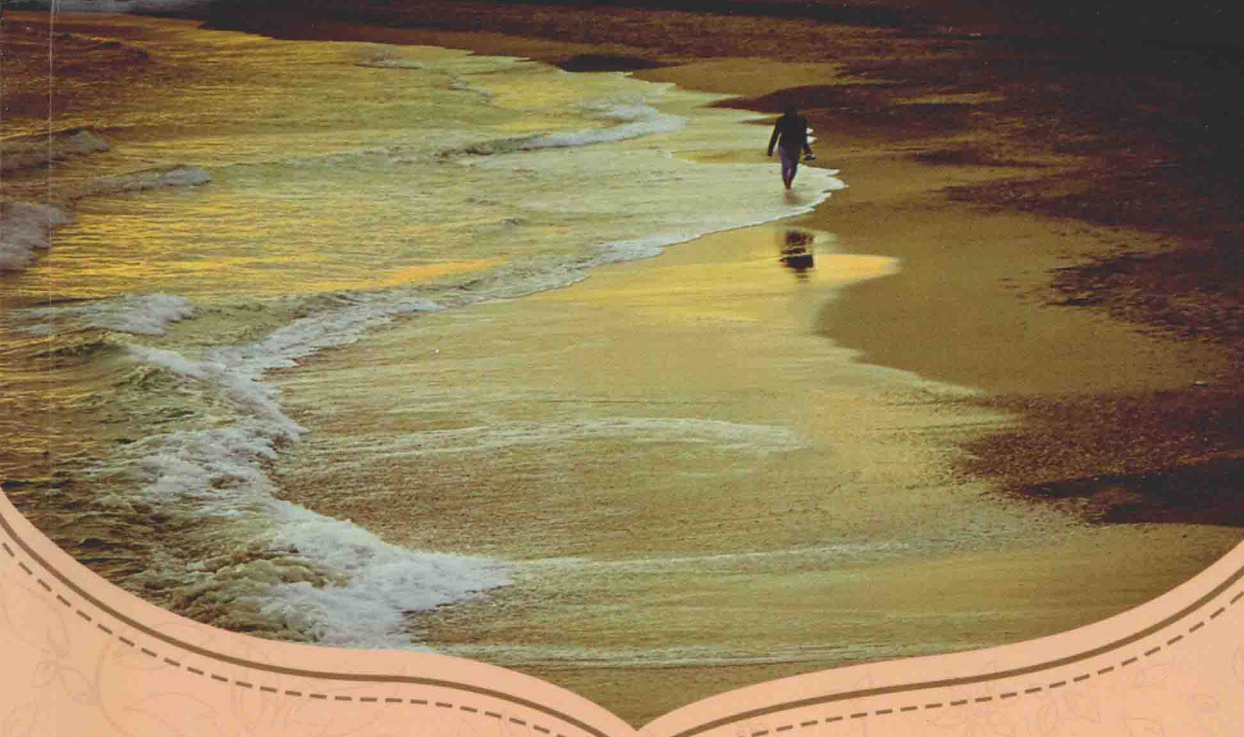




读·品·悟®

与文学名家对话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
作品联展

高长梅 王培静 主编

一路走来

伍 梅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伍梅 著

一路走来

主编 高长梅 王培静

与文学名家对话 ·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路走来 / 伍梅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7

(与文学名家对话: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 高长梅, 王培静主编)

ISBN 978-7-5511-1698-5

I. 一… II. 伍… III.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2219 号

丛 书 名: 与文学名家对话: 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主 编: 高长梅 王培静

书 名: 一路走来

作 者: 伍 梅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郝卫国

责任校对: 齐 欣

特约编辑: 李文生

全案设计: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 / 32 / 24 / 28 / 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00 1/16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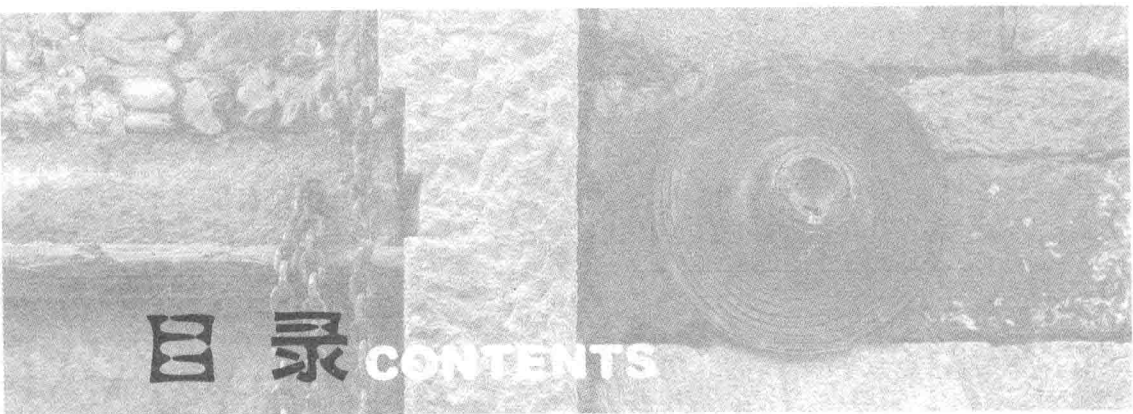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698-5

定 价: 23.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父亲的心事

漳河·网·父亲	002
父亲的心事	004
父亲的胸膛	007
父亲·八哥·天堂	011
父亲远征 有你相随	016
雪花纷飞思念长	018
我的兵儿子	020
一只行走在记忆里的狗	022
宝塔糖	028
心祭	030



CONTENTS

第二辑 童年的小秋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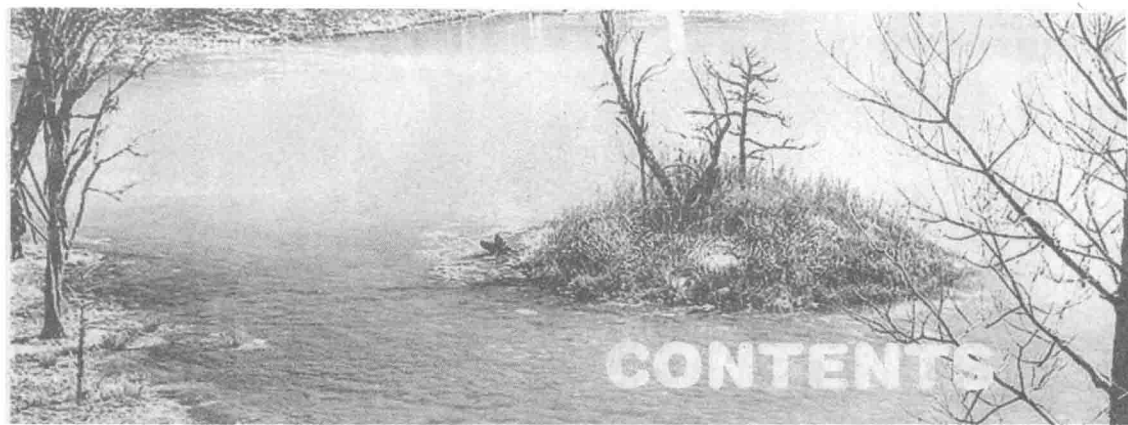
童年的小秋收	034
故乡的老火塘	035
守望白河	038
寻踪沙滩河	042
蝶恋水	044
荷塘·秋千	046
花之殇	049
梦槐	051



CONTENTS

第三辑 行走云端

行走云端	054
张家界记事	058
北京的雪	066
到大连去看海	068
走进英山	069
在乌镇寻找	071
“断桥”惊魂	075
千里之外的重逢	077
留心之处皆文章	079



第四辑 你好！漳河

梦中的天堂	082
漳河雾景	084
美丽富饶的漳河	087
漳河红杜鹃	089
漳河红橘	092
山水画卷 魅力之旅	094
金丝花·望月崖	097
干渠雄鹰	100
你好！漳河	103

第

一

辑

父亲的心事





漳河·网·父亲

每当我想起漳河，就想起了父亲。

父亲永远像漳河里那些默默漂泊的老船，无数次的风霜雪雨，使他不沉不朽，守着漳河织网捕鱼，年复一年地过日子。

父亲的憨厚朴实是他这一生的风景，额上那四条深深的“王”字形皱纹，每每让我想起深山中威猛的虎。可父亲不是虎，却是一头“牛”，默默劳作无怨无悔的“牛”。

20世纪60年代初，20岁的父亲和他的十万弟兄一起修筑了这座闻名遐迩的人工水库。从此，他便守着漳河，任漳河的风吹走了他青春飞扬的年华，任漳河的水洗白了他乌黑的鬓发，让漳河里那鳞样的涟漪布满了他的脸，于是，他便有了满脸满身的沧桑。一条船，几篷网，风里雨里浪里，父亲的身影总在漳河里奔波忙碌。在漳河里劳作的父亲，织得一手好网。看父亲织网也是一种乐趣。父亲那双粗糙的大手织起网来就像一只灵巧的鸽子，上下飞舞，左右盘旋，手腕活络得让我不由得想起芭蕾舞中那些“天鹅”们柔柔的翅膀。织到兴头上，木讷的父亲竟会拉开嗓子唱起家乡的渔歌——

——啊嘿——嘿里那个——哟喂——

我扛着那个网哟哎——喂哟

走啊么走四方呢

河边哟——遇到哦洗衣的妹哟

.....

父亲唱得很动情，很有些韵味。我常常躺在蓬松的网上看



父亲织网，盼望父亲即兴高歌，可父亲这样的兴致很少有。父亲那些弯弯拐拐的歌调子勾起我纷飞的思绪。

“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父亲虽没有范蠡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雄才大略，但他却有古人那种“独忘机”的谙世襟怀——淡泊人生，不为名利所累，在浩渺烟水中寻找一份宁静，一份洒脱，一份平衡。听漳河笑，听漳河怒，听漳河泣，就像置身于一群喧闹的孩子之中。父亲把这一切都视为天伦之乐。在人们眼里，父亲是那样渺小而微不足道，任何人都可以指派他，而父亲从没有一点儿微词，也不求任何回报，这便是父亲的品格。

父亲的水性很好，钻入水中可以数分钟不露头，年轻时，他曾潜入20多米深的水底摸上来一块200多斤的煤而须发无损，这就是他从生活中磨炼出来的本事，也正是这点儿本事，让他在漳河里“普度”众生。记得去年夏天，正值渠首闸开闸放水的日子，一个9岁顽童掉进了急流的河里，父亲在隔岸的船上补网，听到呼救声抬头一瞧，只见那孩子时浮时沉地向闸门飘去。岸上百余围观者竟无人敢救，谁都清楚，一旦被卷入闸，后果不堪设想，可父亲没有片刻犹豫，纵身跳入汹涌的河水，结果，孩子被救上来了，他却差点儿丢了老命。事后，有人说他是个“傻老帽”，也有人对他百思不解：素不相识的毛孩子，让他冒着生命危险拼死相救到底为了什么？父亲却这样说：“我一辈子走漳河，就求个心里平坦。”这句话极为普通，却震撼了我的心，让我觉得父亲像个含而不露的哲学家，“求个心里平坦”是他人生的座右铭。在当今滚滚红尘中，有多少人能做到“心里平坦”呢？而父亲——一个普通渔民能有这样的心境，那么，父亲这一生一定过得很充实很精彩。

云开远眺漳河水，犹见风帆一渔翁。在那烟波浩瀚的漳河里，每天都有这样的风景：日出日落，蓝天碧水，一个老人，一叶小舟，

一蓬蓬下水的网……那便是我憨厚朴实勤劳的父亲，那里便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父亲的心事

漳河的鱼渐渐地少了，父亲的心事也渐渐地重了。

“棒打狍子，瓢舀鱼。”是东北富庶的象征，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漳河，那鱼多得不用瓢舀，你随便到漳河边走走，就会有很多收获：“疯”上了岸的鲤鱼、鲫鱼，误入浅滩的黑鱼、鲢鱼，闭目晒太阳的鳖，鬼头鬼脑的龟……应有尽有，俯身可拾。再看河里，到处是黑压压的鱼群，阳光下，那一条条青黑的脊背微微露出水面，时而惬意地游弋，时而追逐戏谑，把整个河面闹腾得就像开了水的锅。那时的漳河是荒凉的，人烟稀少，乘船而上，几十里地无人烟，岸边只有滩涂上齐人深的野草或陡峭的山壁。结网打鱼，只是我父亲所在的水库捕捞队的专利，在那个年代里，无人敢涉及这个领域，因此，漳河里就有了丰厚的内涵。

织网、捕鱼、驾船是父亲这一辈子的职业，也是他赖以养家糊口的唯一本事。面对五张嗷嗷待哺的小嘴，父亲日夜辛劳在漳河里，白天为公，晚上为私。月朗星疏之夜，荒凉的河滩上常常有一大一小两个黑影，那便是父亲和我。给父亲背鱼篓是我的专利，看父亲撒网打鱼是一件让人心动的趣事。只见月光下，父亲半弓着马步半侧身，运气运力，使网在身旁呈弧形摆动，然后，只听“嗖”的一声，那网就像一朵喇叭花开在了水里。凭手感，父亲便知道这一网的收获：鱼的多或少、大或小。父亲慢慢收着



网绳，网渐渐地露出水面，这时鱼儿才意识到了危险，开始在网中拼命跳跃，努力想挣脱出来，但最终还是被拖上岸来。父亲把网摊开捡鱼，大的装篓，小的放回河里。几网下去，鱼篓就满了，父亲便收了手，找一处干净地方，捡些枯枝，架上火，选两条一斤多重的鳊鱼用木棍穿好，放在火上烤，不一会儿，烤鱼的香味便在空中弥散开来。待鱼烤得焦黄后，父亲掏出纸包的椒盐，细细地撒在鱼身上，然后递给流着口水、有点儿迫不及待的我。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父亲便笑了。吃饱喝足后，我就赖在父亲的背上，香香甜甜地做着梦，让父亲背着回家。多少年过去了，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心中，让我终生难忘。

其实，父亲更愿意带着他的宝贝——小划子去打鱼。小划子像两瓣莲花，是一种很小很小的船，每瓣长不超过五尺，宽不足一尺，中间用一块手指宽的木板相连，小巧轻盈。站在板上，父亲就是那迎风的帆，用竹篙轻轻一点，小船就像离弦的箭，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船肚里装着丝网，父亲找一处鱼多的水域，把网下到水里后便上了岸，抽支烟或打会儿盹，然后再去收网。这时，网上早已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鱼。月儿西沉时，父亲便挑着小划子回家。

父亲不贪，每次出去打鱼，顶多只打十几斤，除了自家吃，还常常送些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在那个年代，日子过得是那样的艰难，父亲不仅用漳河鱼养大了他的儿女，而且也把漳河的鱼连同他的醇厚朴实一同送给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思想逐渐从禁锢中解脱出来，于是，沉寂的漳河便不再沉寂，人们临水而居，靠水吃水。在他们眼里，漳河鱼就像阿里巴巴山洞里的宝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于是电击、药杀、炮炸，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捕捞，就连鱼娃娃也不放过。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嘴里不停地叨咕：“作孽啊，作孽！”

过度的捕捞，使漳河的鱼资源日渐枯竭，父亲常常拎着网

出去，也常常叹着气回来，空手而归的情况十有八九。太多次的失望使父亲的目光逐渐地黯淡下来，终于有一天，父亲一把火把他心爱的网化做灰烬，只留下了那只跟了他大半辈子的小划子，把它竖在门边，每次进门出门，我都能看见他眼中的痛楚。

漳河的鱼少了，父亲也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每到一处，总忘不了介绍他的漳河鱼，说那鱼如何如何的大、如何如何的多、如何如何的鲜，说得眉飞色舞，说得人们的喉咙也跟着上一上一下地抽动。即使到人家里做客也不例外，当主人端上一盘鱼时，他会不分场合地说：“这鱼绝对没有漳河的鱼好吃！”弄得主人尴尬不已。

父亲退休后，每天都要到漳河边转悠，常常盯着河水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时而神采奕奕，时而黯然神伤。我知道父亲是在回想或寻觅过去那黑压压的鱼群。星光璀璨的夜晚，父亲独坐在漳河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一闪一闪的烟火照出他紧锁的眉，我知道他是想听听鱼儿戏水的声音。然而，河面上悄然无声，入耳的只有尘世间的喧嚣。

漳河的鱼少了，父亲的网烧了，船也朽了，但父亲那份沉重的心事却是烧不掉也朽不了的。



父亲的胸膛

至今，我都在不安和矛盾中度过，不知道我所做的决定是对还是错。

三年前，父亲被查出了肺癌，当我拿到这个几乎让我昏厥的诊断结果时，我不相信一向健壮如塔连感冒都少有的父亲会得此绝症。我反复问医生会不会弄错，得到医生否定的回答后，我禁不住痛哭失声，久久不能平息。

当时，父亲还躺在病房里等消息，我该怎样去面对我的父亲呢？但终究要过这一关。我擦干泪水，走进父亲的病房，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对还蒙在鼓里的父亲说：“爸，没事，医生说是肺炎，住几天院就好了。”可话音还没落，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我生怕父亲瞧出了端倪，转身就向外跑。父亲见我慌慌张张的样子，顿时心生疑窦。好在哥哥机灵，忙掩饰说：“她刚和平富（老公）吵了几句嘴，心里难受。”听了哥哥的话，父亲咕嘟了几句，也就放心了。

查出父亲的病因后，紧接着就是治疗。医生提出了两套治疗方案：一种是手术治疗，一种是药物治疗。当我得知手术治疗不仅要锯掉父亲的几根肋骨，而且还可能会因手术而加快癌细胞的扩散后，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不想让年迈的父亲饱受手术之苦，更不愿毁掉我父亲的胸膛，要知道，父亲那宽阔温暖的胸膛是我生命的摇篮，也是我一生中倍感安全的港湾。

第一次接触父亲的胸膛是在我记事后的一个冬天，我从1岁就被外婆接回了老家。在我5岁时，父亲回老家接我。当时我正在睡觉，睡梦中感觉自己被抱了起来，又听到“咚——

咚——”的声音，我猛地睁开眼，发现一个毛乎乎的东西正挨着我的脸，我吓坏了，以为是外婆常用来吓唬我的“花老虎”来了，我吓得又哭又蹬拼命喊叫。

“醒了，醒了。”一个惊喜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紧接着那毛乎乎的东西从我脸上移开，一个棱角分明的男人的脸印入了我的眼睛，他就是我的父亲。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我想这也许是真的。我一见父亲就有一种很亲切很熟悉的感觉，我立即止住了哭声，好奇地看着这个外婆让我喊他“爸爸”的男人。再看那毛乎乎的东西，原来那是父亲盖在我身上的狗皮领大衣。父亲欣喜而慈爱地看着我，问我还想睡吗，我其实已毫无睡意，只是为刚才的事有些不好意思，只好点点头。父亲又重新用狗皮领大衣把我裹紧，他的身体和椅子一起前后晃动，哄我睡觉。我依偎在父亲温暖的胸膛上，听着他那节奏分明的心跳声，静静地品味着父爱。

此后的岁月，父亲用他那宽大坚实的胸膛为我遮风挡雨，呵护我长大。其实能够依偎在父亲的胸膛上，对童年的我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因为父亲是一名捕捞工人，迫于生计，他在家的日子少之又少，常年在漳河里捕鱼。于是，我就企盼大雪纷飞的冬季，只有这个季节父亲才会歇渔在家。只要父亲在家，寒冷的冬天就不再寒冷，地炉子就会冒出蓝蓝的火苗，撑架上的铜饮壶就会唱起欢乐的歌谣，一向暗淡的油灯也会格外明亮，时不时抛出兴奋的火花。仗着父亲的宠爱，在兄妹们妒羡的眼光中，我很“赖皮”、很“霸道”地爬到父亲的腿上，搂着父亲的脖子，缠着他给我们讲故事。父亲有讲不完的故事，他会讲“野人家”、会讲《西游记》、《聊斋》，特别是讲《聊斋》时，父亲讲得声情并茂，模仿着妖精鬼怪的声音，吓得我们兄妹几个像受惊的鸡仔，或拱进他的怀里，或钻在他的腋下，或是伏在他的背上，大气都不敢出。在母亲的责怪声中，父亲



憨憨地笑了……

是父亲给了我生命，而又是父亲那宽阔的胸膛让我的生命得以延续。

记得在我9岁那年夏天，由于家境不好，放了暑假，我便和大人门一起到船上卸煤，以便挣点儿钱交学费和贴补家用。一次，我不小心被锈钉子把脚几乎扎穿，当天夜里就发高烧，父亲急忙把我送进医院。望着昏迷不醒的我，医生要父亲做好思想准备，说如果挨不过那一夜，我就没救了。那一夜，父亲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一夜未眠。冥冥之中，我看到了一条大河，河里有许多小孩在戏水，叽叽喳喳的，好不热闹。他们向我招手，喊我和他们一起玩。我高兴极了，忙向他们跑去。突然，从远处传来父亲的喊声，伴随着父亲“咚咚”的脚步声。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很焦急很严厉，他是不许我玩水的，曾警告说，如果发现我玩水就要打断我的腿。虽然父亲极少打我，可父亲的警告对我却有太大的威慑力，我害怕了，恋恋不舍地望了望河里玩耍的小朋友，极不情愿地向回走，站在父亲的面前，哭着求他让我去玩一会儿，可父亲就是不许，我拿出看家本领，赖在地上又蹬又闹……“良梅、良梅……”我感觉有人在摇我喊我，梦中的一切瞬间消失，我努力地睁大眼，映入我眼中的是父亲红肿的眼睛和一脸的疲惫。看着我醒了，父亲含泪而笑，把我抱得更紧，仿佛害怕我被人抢走似的。躺在父亲的怀里，贴着父亲的胸膛，我才知道梦中父亲的脚步声其实就是父亲的心跳声。是父亲那颗慈爱的心唤回了迷失的我，是他那宽阔温暖的胸膛给了我生的力量，让我逃过了死神的魔掌。

父亲有着豁达的胸膛，凡事都能忍，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会让别人受累，在他心中，从没有“恨”字存在。小时候，父亲因为要读书，也不知挨了祖父多少打骂，结果兄妹都成了文化人，而他却留在家里种田放牛，一生中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

第一辑

父亲的心事

可父亲从来没有怨恨过祖父，每每提起这件事，父亲只是深深地叹息：“这都是命！”可是，父亲从来没有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他总是乐观地想：一切都会好的。

也许是命中注定父亲要经历很多磨难。20世纪50年代中期，修建漳河水库的工程开始后，初婚的父亲带着母亲投入了热火朝天的水库建设中，他和所有的建设者一样，热血沸腾，满腔热情，为水利事业忘我地工作，也为此差点儿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是在修筑漳河水库清静庵明槽的大会战中，父亲负责打石头的工作。那时的生产工具相当落后，打石机是父亲他们为加快施工进度而自己发明的土工具，父亲在操作打石机时出了事故，打石机上的木杠断了，父亲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从打石机的横排上摔到了20多米深的沟底，然而父亲却没有死，是沟底一堆废弃的竹筐救了他，父亲的胸膛却在竹筐上搓去了皮肉，露出了白森森的肋骨……

父亲的胸膛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可父亲是坚强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苦难，他都会勇敢地挺起胸膛去承受一切。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舍不得让父亲的胸膛再一次受到伤害。但是，每次看到父亲因放化疗而痛苦不堪时，想到作为女儿却不能为他分担病痛，我就心如刀绞。我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不是害了父亲。我常想：说不定手术能把父亲医好呢？毕竟是由于我的反对而没有让父亲进行手术治疗，因此，我不安！因此，我痛苦！我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如果苍天有眼，就可怜天下女儿心！让父亲闯过这道关，让我不要失去那坚实而温暖的港湾。